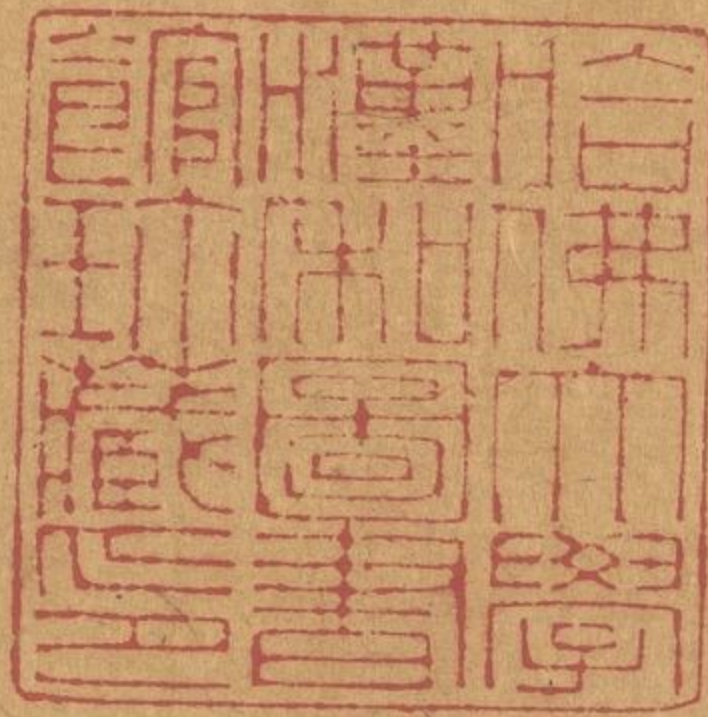


T. 9297/0446

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前集

山堂

先

章

俊卿

編輯

建陽

知

縣

王

雅行

羅源

知

縣

徐

廷

校正

校正

校正

校正

校正

圭璧類

朝聘圭璧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書曰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覲聘之玉有獻享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

其所琢威躬信穀蒲是也覲聘之玉言琢而已琢圭璋璧琮以覲聘是

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琢玉人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是也。周禮玉人曰琬圭九寸而縹以衆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

慝以易行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

執圭周禮玉人曰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而禮書曰琬圭則取其覆下

之所。書曰太保承介圭宗奉同瑁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

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帶也帶也者屬也
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
年圭不復少熱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熱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周禮大
地畢削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周禮大
宗伯王執鎮圭王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
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雁離也○周禮曰公執威圭玉人命圭九寸則天數也繅藉五采
也侯信圭伯躬圭欲謹其行保子穀璧養家所以男蒲璧蒲為書曰輯五
瑞修五玉如五噐卒乃復典瑞曰公侯伯繅皆三采三就子男繅皆二
采再就

黃信鎮圭執大圭

周官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監大圭天子之笏也天子執鎮圭
則猶羣臣之有勢晉大圭則猶羣臣之有笏觀禮曰奠圭于繅上鄭氏
謂釋於地也蓋諸侯初見天子執摯以入而其笏搢於紳帶之間及奠
摯繅上則取笏以對若令群臣見君秉笏矣然則大圭三尺天子服之
蓋將以執使無虛手其用在奠圭之後○舊圖大圭玉人職云大圭長
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玉藻曰天

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杼殺也終葵椎也為推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謂
之珽者言珽然無所屈此對諸侯荼前屈後直而為名也相玉書曰珽
玉六寸明自昭然則六寸之珽據上下殺者惟頭也玉體善惡露見是
其忠實或云明自昭也比他圭最長故得大圭之名以其搢於衣帶之
間同於衣服故以服言之○新圖大圭大圭若今笏是也蓋天子既見
先王奠鎮圭矣於是執大圭天子見先王猶諸侯之見天子當有所屈
故大圭杼上終葵首鄭氏謂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蓋珽自珽與大
圭異珽無所屈天子見諸侯見卿大夫之笏也故玉藻曰天子搢珽方
正於天下也大圭維其上猶諸侯荼前曲後直天子見天地見先王之
笏也故典瑞曰玉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昭
然據此珽玉六寸大圭長三尺明非一物先儒謂六寸自昭據上不殺
者惟頭也大圭三尺今日昭者纔五之一其餘由是一玉俱成豈容玉
石頗異於天子用全之說有害矣

介圭

詩崧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大圭尺有二寸謂之珽圭禮書曰王之太圭長三尺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

冒圭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也其圭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尚書大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下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是見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乃敢進是其冒覆之事然則諸侯所受天子之圭璧者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諸侯朝於天子有過行者留其本璧三年圭璧不復者少黜以爵六年圭璧不復者少黜以地九年圭璧不復者盡黜其地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璧不義則不見屬也

鎮圭

太宗伯王執鎮圭長尺二寸以鎮安天下蓋以四鎮山為琢飾故得鎮名典瑞曰王執鎮圭以朝日又曰珽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珽音珽珽圭以徵守者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上故王使執鎮圭以徃致王命以安之鎮圭大小之制當與珽圭琿圭相依

桓圭

太宗伯公執桓圭注云公者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也後鄭云雙植謂之桓賈釋云象宮室之有桓楹也以其宮室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也蓋亦以桓楹為琢飾也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傳三寸厚半寸削左右上各寸半

信圭

大宗伯侯執信圭注云信圭躬圭皆長七寸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龕縹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

躬圭

大宗伯執躬圭七寸孔義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麗略義或然也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瑑之新圖云信圭直躬圭屈舊圖瑑為人形誤矣

穀璧

大宗伯云子執穀璧五寸諸侯自相見亦執之曲禮疏曰其璧則內有孔謂之好外有玉謂之肉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五等諸侯各執圭璧朝於王及自相朝所用也又云穀所以養人蓋瑑穀稼之形為飾

蒲璧

大宗伯云男執蒲璧五寸曲禮疏引此注云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瑑蒲草之形為飾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盡其體者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牙璋

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先鄭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

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也後鄭云牙璋亦王使之瑞飾兵守用兵所守也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之類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厚寸鄭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知然者以其二璋同起軍旅故也蓋大軍旅則用牙璋以起之小軍旅則用中璋以起之也首言牙璋中璋不言牙者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之也中璋次於牙璋明亦有牙以文飾差少故惟有中璋之名不言牙也典瑞不言中璋以大小等故不見

穀圭

玉人云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注云納徵加於束帛賈云自士以上皆用玄纁束帛但天子加以穀璧諸侯加大璋亦七寸後鄭釋典瑞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也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晉侯使瑕嘉平戍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大璋

大璋七寸諸侯以聘女注云亦納徵加于束帛也上云大璋九寸此七

寸得云大璋者以天子殺圭七寸聘女諸侯不可過於天子而用九寸也謂用大璋之文以飾之故得大璋之名又按三璋之勺注云大璋加文飾邊璋半文飾則此璋雖七寸取於大璋加文飾之義謂遍於璋體琢雲氣如大璋也

駟琮

駟宗五寸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天子以為權後鄭讀駟為組謂以組繫琮因名駟琮先鄭解駟琮以為稱鐘以起量既用為權故有鼻釋云此權衡而為量者以其量輕重故也天子駟琮既有鼻明后駟琮亦有鼻也新圖駟琮讀以木字不改為駟亦玉飾也猶所謂琢琮

大琮

玉人大琮十二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後鄭云如玉鎮圭也射其外鉏牙賈曰言大琮者對上駟琮五寸為大也言十有二寸者并用徑之為尺二寸言射二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廂并四寸言是謂內鎮者對天子執鎮圭為內云射其外鉏牙者據八角鋒言之也新圖鄭云大琮八

角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體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其象方八角之說未之聞也

琬圭

琬圭圓而宛之無鋒芒長九寸用以治德以結好後鄭云琬圭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為治德即此之謂也結好謂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為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琰圭

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賈云判半也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至首規半以下為琢飾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經云除慝謂誅惡逆也易行謂去煩苛也又後鄭典瑞注云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頹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新圖云琰規判規則圭上圓而判之與凡圭之琰上寸半者異矣鄭謂琰圭刻半以上又半為琢飾然琬琰之有琢飾於經無見此不可考

考索前卷四十四
禮記卷四十四
四

考索前卷四十四
禮記卷四十四
五

諸侯聘天子皆以圭享皆以璧聘后皆以璋享皆以琮其相聘相享則亦如之特其長短與縹之隆殺不同為耳聘禮曰所以朝天子與縹皆九寸縹三米宋白蒼諸侯宋綠縹八寸是也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此上公享天子之玉享王以璧享后以琮皆九寸縹皆三米與瑞曰瑑圭璋璧琮縹皆二米一就以頽聘此主公聘諸侯之玉聘以圭璋享以璧琮皆八寸縹皆二米與聘禮之文合又玉人曰瑑琮八寸諸侯亦上公頽聘之玉也上公聘天子圭九寸其自相聘八寸則侯伯子男相聘宜各殺其玉一寸子男四寸侯伯六寸可知禮於朝聘之玉言其所瑑桓信躬穀蒲是也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所謂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侯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

典瑞曰玉指大圭執鎮圭縹籍五米五就以朝日注云縹有五米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五就五匝也一匝為一就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三米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縹皆二米再就縹讀曰藻賈釋曰藻水草之文故讀從之言縹有五米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此木板廣長亦如之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米為一匝五米則五匝一匝為一就成也是五米一成者也然則蒲穀二璧其縹籍之形亦如之天子則以五米畫之公侯以三米子男以二米二大夫亦以二米故典瑞云玉縹籍五米五就公侯伯皆三米三就子男縹皆二米再就又云瑑圭璋璧琮二米一就是也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米組繩以為繫其組上以玄為天下以絳為地用以繫玉有事則垂為飾故聘禮記云玄纁繫長尺絢沮注云五米成文曰絢組不問尊卑皆用五米組長尺以為繫所以藉玉使不墜落因為飾

瑞云璧羨以起度羨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又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羨徑也好璧孔也後鄭云羨延也表一尺而廣狹焉是羨為不負之見也玉人造此璧之時應圓圓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表一寸則上下一天廣有八寸故云表一尺而廣狹為此璧羨天子以為量物之度也舊圖佩玉之制玉府職曰共王之佩玉味玉注云佩玉之所帶者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白玉謂衡璜琕瑀也玄組綬者用玄組條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者衡橫也謂葱玉為橫梁下有雙璜衡牙者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之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繫玉其狀如牙使前後穿突雙璜故曰衡牙毛傳曰衡璜之外別有琕瑀其琕瑀當置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琕瑀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璜瑗珠以納其間瑗蚌也珠出於蚌故言瑗珠納於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瑗珠於其間故云也

蒼璧

大宗伯云蒼璧禮天牲幣亦如璧色後鄭云以冬至祭天皇大帝在北極者為地上之圓立蒼璧者天之色圓璧圓立皆象天體以禮神者必象其類也玉人曰璧好三寸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然則兩邊肉各三寸與此三寸之好共九寸也又玉人璧好三寸之下云璧琮九寸諸侯享天子以此而言是有九寸之璧也

黃琮

大宗伯云黃琮禮地牲幣亦如琮色後鄭云以夏日至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立黃者中之色琮八寸以象地北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又禮記郊特牲疏引先師所說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然其琮宜九寸以別於地示

青圭

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注云以立春祭蒼精之帝而大皞勾芒食焉圭鏡象春物初生其牲幣皆如圭色其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刻上各寸

半此已下壇兆各隨方於郊設之

赤璋

大宗伯云赤璋禮南方注云以立夏祭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牲幣如璋色半圭曰璋夏物半死而象焉熊氏云祀中央黃帝亦用赤璋案上下經文祀五精之帝五幣各如其色季夏土王而祀黃帝於五帝之內禮用赤璋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不如用黃琮九寸為當

白琥

大宗伯云以白琥禮西方牲幣皆如琥色注云以立秋日祭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琥猛象秋氣嚴鄭圖王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

玄璜

大宗伯云以玄璜禮北方牲幣皆如璜色後鄭云以立冬祭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惟天半見賈釋云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草木零落惟列宿在天故云推天半見

四圭有邸

四圭有邸邸本也謂用一大五琢出中央為璧形厚寸天子以十二為節於璧四面各琢出一圭皆長尺二寸與鎮圭等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又與大圭長三尺同用此以祀天旅上帝後鄭氏云祀天謂於夏正郊祀感生之帝也旅上帝謂祀五帝也宗伯青圭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用四圭有邸而祭者被即四時迎氣及總享於明堂是其常也國有故而祭之也感生之帝亦五帝別言為天者以其祖感之而生故殊異之也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

兩圭有邸

舊圖兩圭有邸此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博厚與四圭同典瑞注云兩圭以象地數二也儻縮而同邸又王制注云卧則同儻彼儻謂兩足相嚮此兩圭足同邸是足相嚮之義土四圭同邸亦然此兩圭祀地謂於三陰之月祭神州之神於北郊旅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也若夫地祇自有黃琮此兩圭有邸以祀地謂祀

神州之神於北郊及國有數而旅祭四望以對上四圭有卣以祀天旅上帝也。新圖兩圭有卣按周官義四圭卣璧則兩圭卣琮可知先鄭說四圭有卣謂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蓋圭青璧蒼璋赤琮黃不應一玉俱成也且謂之卣以托宿取名然則圭卣璧則以青圭捧蒼璧璋卣琮則以赤璋捧黃琮也

圭璧

圭璧五寸此一圭宜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後鄭云圭有卣為璧取殺於上賈釋云上四圭有卣以祀天旅上帝此一圭有卣言取殺者謂取降殺以三為節也祀日月者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也其祀星辰若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兩師於北郊凡祭日月等用此圭璧以禮其神各隨其方色賈釋云兆日於東郊以大明生於東故也兆月於西郊以月生於西故也知風師亦為西郊者以五行土為風

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亦於西郊知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南郊是盛陽之方司中司命是陽故兆於南方也雨是水宜在水位故兆兩師於北郊

璋卣射

典瑞璋卣射以祀山川注云璋有卣而射取殺於四望又玉人注云卣射刻而出也賈云嚮上謂刻出半圭曰璋其璋首邪卻刻之今從下自卣嚮上總邪卻之名為刻而出也此祀山川謂若小宗伯云兆山川立陵墳衍各因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卣以禮其神。新圖璋卣射五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又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鄭氏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衡勺徑也勺杜子春尊中之勺也然則勺盛酒以注爵爵以注瓚瓚形如盤衡徑四寸鼻寸上為龍形圭璋其柄也祀廟則用圭以禮山川則用瓚璋皆玉為之鼻玉充美瓚次之圭璋又次之玉人曰天子用金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鼻也將柄也然則鼻四五一石瓚三

玉二石柄玉石相將舊圖瓚為勺形又鼻為龍稍大而鄭氏云圭瓚酌鬱於獻尸皆非是蓋瓚非酌鬱也凡裸酌鬱用爵灌之在瓚爵以灌鬱瓚以受灌而謂瓚酌鬱非矣

圭瓚

舊圖玉人裸圭尺二寸有瓚以祀廟後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鬱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為中央凡圭博三寸此惟用之於宗廟擗祀昊天禮神玉帛牲牲之外別有燔瘞玉帛牲體其日月星辰社稷但有禮神之玉無燔瘞之玉也其宗廟惟有裸圭以禮神亦無所燔之玉圭柄金勺既異其牝牡相合處各可長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可徑五分下三璋之勺皆類此

瓚槃

典瑞注云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若其材飾則宜用黃金青金為外朱中央圭瓚既深二寸此槃宜深一寸足徑八寸高二

十

璋瓚

璋瓚者皇后酌鬱鬱獻尸禮神之器也其制一同圭瓚但用璋為柄瓚器小耳司尊彝注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鬱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是也此璋瓚口徑四寸深二寸柄長九寸其下亦宜有盤口徑六寸深一尺足高一寸徑四寸一如圭瓚槃形制

大璋瓚

玉人云大璋九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縹注云射刻出者也嚮上謂之出謂刻四寸半以上其半已下加文飾焉周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所過大山川禮敬其神用黃駒以祈_沈宗祝先用大璋之勺酌鬱鬱以禮神後鄭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但解三璋得名大中邊之義不言文飾之物易曰雲從龍璋瓚既以勺鼻為龍頭其二璋半已下宜皆象雲氣以為飾裸圭半以下亦宜皆象雲氣以為飾若祭祀宗廟后亞獻則執此璋以裸尸后有

故則大宗伯執以亞裸

中璋瓚

中璋九寸其勺口徑亦四寸鼻射寸數外內金色皆如大璋其文飾則殺焉天子巡守所過中山川殺牲以祈沈宗祝亦先用此中璋之勺酌酒以禮神

邊璋瓚

邊璋七寸其勺口徑璋之厚薄鼻射寸數已下並同大璋中璋惟文飾半於大璋之飾為別天子巡守所過小山川殺牲以祈沈則宗祝先以邊璋之勺酌灌其神三璋之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瓚勺各短小耳三璋之下雖不言祭有之可知其制亦同瓚槃口徑皆六寸

圭幣

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朝覲之用幣者也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禮天地四方之用幣也太宰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享先王亦如之此宗

廟之用幣者也肆師曰大祀用玉帛牲牲鄭注大祀謂天地宗廟也則天地宗廟皆用幣無疑矣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春秋魏公晉侯朝王享禮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疋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享有酬幣也燕禮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享意此燕有酬幣也

笏類

摺笏

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摺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徐廣車服

儀制曰笏即手板也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晉王坦之倒持手板唐禮

書曰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茶前

大夫以魚須文竹也前註後註無所不遜也蓋竹須其堅正有節

也用純士竹本象可也義禮曰上竹笏禮書曰竹本尤堅正而有節也

節用焉蓋王德之美象義之班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

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縹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執鎮圭則猶群臣之有贊指大圭則猶群臣之有笏。○自西魏五品以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上兼用竹木武德中始詔五品以上執牙笏上圓下方六品以上執木竹笏上挫下方

宋朝笏制

唐制五品以上用象上圓下方六品以下用竹木上挫下方國朝文散五品以上用象几品以上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前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典史何韶校正

禮器門

樽壘類

壘樽

按周禮祭器圖云形似壺大者一斛刻木為之畫為山雲之形。又云壘則在六尊之間以盛三酒比於六尊設之稍遠爾雅注云壘形似壺大者一斛又曰貞中尊也此欲見彝為上尊壘為下尊也然則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壘為下受一斛是其差也詩周南曰我姑酌彼金壘孔疏指此諸臣所酢之壘而受一石者也又鄭注司樽壘云壘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既言刻畫則用木矣又引韓詩說士用梓無飾則士已上同用梓而加飾耳天子則以黃金為飾口徑九寸五分

脰高三寸中徑七寸五分脰下橫徑九寸腹中橫徑一尺四寸上下中
徑一尺六寸足高二寸下徑一尺畫山雲之形新圖云說文雷字從晶
象曰轉又古文雷字作雷今宜於壘上乃作雷二字

象尊

按周禮大尊制圖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元酒一盛盎齊
以象骨飾尊鄭司徒云象尊一象鳳凰本朝陸佃云舊傳象尊或為象
載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為尊蓋古者制尊樣制不一要之曰
不失為象尊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
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

黃目尊

按周禮云彝制圖云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盛鬯也黃目也
以黃金為目彝並以金鄭司農云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
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自壘器也鄭元謂黃目以黃金為飾
郊特牲曰黃目爵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

中而清明於外陸佃云舊圖黃目尊畫人目而黃之人目不黃作而黃
之理無有也許謹說壘云龜目酒尊龜目黃亦其氣之清明未有知之
者也然則黃目宜畫龜目如謹說且龜亦因為戒禮記正義曰天子
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馬彝尊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鄭注郊特牲云黃彝於諸侯為上尊

犧尊

按周禮司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為犧尊飾以翡翠
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壘神之所飲
也春祠夏禴用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一盛元酒一
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鄭讀獻字與婆娑之娑義同謂刻
鳳凰之象其形婆娑然毛詩傳曰犧尊者沙飾也言沙牛飾尊而先儒
謂有沙羽飾畫為鳳凰之形誤矣蓋牛有二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
也一曰沙牛俗亦謂之黃牛且言有沙飾也似不為全牛若今牛鼎有
牛之飾而已

著尊

爾雅曰著尊畧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者麗於下而將以歸根也秋
冬者陰也氣象靜物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赤中著地無足口圓徑一
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
無足及飾耳司尊彝秋嘗冬蒸朝獻用兩著樽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
以玉爵酌獻尸。又按周禮秋嘗冬蒸朝獻用兩著尊著地無足與獻
尊象尊形制容受並同鄭司農引爾雅曰著尊者著畧尊也明堂曰著
殷尊也

壺尊

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為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中徑六寸半脰
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
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司尊彝秋嘗冬蒸饋獻用兩壺尊一盛元酒一盛
盞齊王以玉爵酌獻尸。又按明堂位曰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
似曾壺

太尊

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
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
按周禮六尊制圖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太尊一盛元酒一盛醴齊太古
之瓦尊也與甒形制容受同春秋傳曰太尊太古之瓦尊明堂位曰太
有虞氏之尊也儀禮燕禮云公尊瓦甒兩注云瓦甒有虞氏之尊也禮
器曰君尊瓦甒

山尊

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
寸知受五斗者郭璞云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時壘甒在中尊之列
受五斗可知也司尊彝云追享朝享再獻用兩山尊一盛元酒一盛盞
齊王用玉爵酌以獻尸注云山尊山壘也。按周禮六尊圖樽亦刻而
畫之為山雲形。明堂位曰山壘夏后氏之尊也

雞彝

雞彝受三斗宗廟器盛明水彝法也言與諸尊為法也司尊彝曰春祠

夏禘禘用雞彝鳥彝後鄭云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著於尊上口
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
彝所飾各畫本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

鳥彝

制度容受一同雞彝用盛鬱鬯司尊彝云春祠夏禘禘用鷄彝鳥彝謂
春夏將祭之先於奏樂降神之後王始以圭瓚酌此鳥彝鬱鬯以獻乃
后亦以璋瓚酌鬱鬯亞裸經云鳥彝後鄭以為畫鳳凰形於尊上知鳥
是鳳鳥也按書君奭云我則鳴鳥不聞彼鳴鳥是鳳鳥故知此鳥彝亦
是鳳凰也其與舟俱漆並赤中前鷄彝與舟欲見法度故別圖之具處
自鳥彝已下尊與舟相連圖之貴省畧也

犀彝

犀彝盛明水先鄭讀犀為稼謂畫禾稼於尊因為尊名然則宜畫嘉禾
以為飾其彝與舟并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畫禾稼為飾

虎彝

按制圖云追享朝享禘用虎彝雞彝虎彝盛明水畫虎文虎彝畫虎於
尊盛明水其尊與舟皆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及畫虎為飾

蜼彝

蜼音

盛鬱鬯司尊彝云追享朝享禘用虎彝蜼彝皆有舟王亦以圭瓚酌鬱
鬯以獻尸禮神后亦以璋瓚亞獻彝與舟皆漆赤中其局足內亦漆畫
蜼以為飾蜼之為物鼻露向上尾長數尺其色黃黑有兩即自懸於樹
以尾塞鼻或以兩指

大壘

大壘有蓋祭祀尊也鬯人云凡祭祀社壇用大壘注大壘瓦壘也賈疏
云壇謂築土為禪禪內作壇而祭也若三壇同禪之類此注與封人及
大司徒皆二社壇者但直見外壇而言也知大壘是瓦壘者旒人為瓦
簋據外而言此壘亦用瓦取其質略之意

瓢齋

鬯人云祭門用瓢齋釋云祭是營齋所祭祭神非一取營齋而祭之義

考索前卷四十五
也門是國門以祭法七祀有國門故也瓢齋取其瓢割去抵以齊為尊亦取其質略之意也

蠶尊

鬯人云凡山川四方用蠶後鄭云貞蠶概散皆漆尊蠶畫為蠶形蚌曰合漿尊之象也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二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中下徑一尺五分容五斗概尊散尊各飾雖殊以義例皆容五斗

概尊

鬯人云凡裸禮事用概後鄭云概漆尊以朱帶者賈義云概尊朱帶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飾腹故名概尊取對概之義也形制容受一如蠶尊

散尊

鬯人云凡鬻事用散後鄭云散漆尊無飾曰散賈義云對概蠶獻象四尊各有異物為飾言此散尊惟漆而已別無物飾故曰散太宗伯以鬻辜祭四方百物是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乃用散尊

酒壺

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也

舟

司尊彝云鷄彝為彝皆有舟先鄭云尊下臺若今承槃其舟外漆朱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槃下刻剝二等而漸太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此舟漆赤中唯局足內青油畫鷄為飾新圖曰司尊彝彝皆有舟尊皆有壘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承槃非是蓋彝之有舟以盛鬯則猶尊之有壘以盛酒且皆以為戒然則舟宜若後世酒缸稍加大爾先儒用鄭說因為舟以載彝形制又與舟異若鬯有舟以載彝則尊亦宜有焉亦尊有壘以盛酒彝不應獨無也蓋古者惟爵為有承槃所謂姑然與豐是以尊彝則無之

尊彝說

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裸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熟而不發撫之以彝器昭十五年成武仲曰大盛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襄八年則彝之為常可知矣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鷄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羊耳黃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鷄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蒸彝以羊目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雉尊以山大以虎雉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陳禮書

疏布巾

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後鄭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天地之神尚質故用疏布巾也賈義云天地無裸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天地雖無爵也之彝亦用疏布冪之其四望山川社稷林澤亦用疏布是尚質也孔疏王制曰布幅廣二尺二寸此巾宜用二尺二寸之幅而圓

畫布巾

畫布巾冪六彝後鄭云宗廟尚文故用畫布賈疏云畫者畫五色雲氣也宗廟六彝盛爵也以此畫布冪之此畫布亦當用二尺二寸之幅而亦圓也

龍勺

周禮梓人云勺一升注云勺尊亦也又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狀柄長尺二寸口縱徑四寸半中央橫徑四寸兩頭橫徑各三寸

爵尊類

玉爵

大宰職云享先王贊玉爵後鄭云宗廟獻用玉爵受一升口徑四寸底徑二寸上下徑二寸三分圓足古人觀象制器義非一揆故假名全畫其物或取類半刻其形則鷄鳥以下六彝律禴素青一質是全畫其物

著於服器者也觚爵柄畫之類龍勺蒲勺之倫是半刻其形飾於器皿以取類取呼者也秦漢晉宋以後或因或革莫能考其實元復用之。按周禮祭器圖云玉爵受一升陸佃禮象圖載石銅爵云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祭統曰尸酢夫人夫人執柄是也夫人授尸執足是也先儒謂柄為尾蓋不見此制今文彥博李公麟家有之中有篆文殆商器也

匏爵

陸佃禮圖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為爵據此乃杓也詩曰酌之用匏爵當如此制爾若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為之鄭氏說取耳瓠去抵以齊為正

爵玷

按周禮祭器圖云玷以致爵漆赤中畫赤雲氣亦隨爵為飾

觚

一升曰觚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圓足謂之觚者寡

也飲當寡少也漆赤中畫青雲氣適飾其危凡諸觴形皆同升數則異

觶

三升曰觶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強衣徑二寸觶者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並不圓

爵

刻木為之漆赤中爵畫也足也亦畫赤雲氣餘同

土

爵之制

角

禮記圖禮器曰卑者舉角四升曰角

觥

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則觥角爵也周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爵之事小胥觥其不敬者則觥掌爵也先儒謂其受七升以兕角為之無兕則刻木為之如兕角然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十月言朋酒

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觶則享有
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則舉兕爵是燕有觥也閭胥掌其比是鄰
飲有觥也保長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
旅酬無等爵於是時也用觥書

器用類

管

管圓受半斛主君致饗餼於賓與大夫上介皆以管盛米故聘禮云米
百管管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是也

簋方

簋方以盛棗栗聘禮注云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賈云
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用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亦受斗二升
王人云案十有二棗栗十有二列注云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
皆五列則十二列勞二王之後也后勞有王按又有竹簋方以盛棗栗
加於案上諸侯夫人無案但有竹簋以盛棗栗執之以進

自

書曰秬鬯二白詩與左傳曰秬鬯一白爾雅曰彝自壘器也又曰自中
尊蓋自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受鬯以自不以彝則鬯之未裸也實自
其將裸則實彝矣蓋圓曰簋盛黍稷之器有蓋象龜形外圓函方以中
規矩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又考工記旒人為簋受一斗二升高一
尺厚半寸脣成口徑五寸二分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
足底徑六寸賈釋金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簋皆據外而言也

簋

外方內圓曰簋盛稻粱之器口圓徑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
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厚半寸脣寸所盛之數及蓋之形制一與簋同
案考工記旒人為簋及豆皆以瓦為之雖不言簋蓋是相將之器亦應
制在旒人亦有蓋疏云據祭天地之神尚質器用陶瓠而已若祭宗廟
則皆以木為之

敦

對音

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盥注云玉盥玉敦也受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敦受一斗三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其制與簋蓋容受並同但上下內外皆圓為異耳九嬪主婦贊執有儀故特圖之次於簋蓋

俎

俎謂房俎也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跗上下兩間有似於房孔疏云兩頭各有兩尺足下各別為跗足間橫者似堂之璧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兩頭各有房也其俎以玉飾知之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以玉飾明俎亦用玉飾長二尺四寸廣八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

椀俎

禮記圖有虞氏椀俎足四如案

斝俎

禮記圖夏后氏斝俎

楨俎

禮記圖殷俎曰楨讀曰矩

豆

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高一尺漆赤中大夫已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成盞醢菹藟之屬

籩

籩以竹為之有滕緣口形制容受如豆盛棗栗梅果之屬鄉射記注云所謂豆宜濡物籩宜乾物是也

甕

醢人醢人云王舉則供醢六十甕供醢六十甕致甕餼於賓客之禮供醢五十甕供醢五十甕是甕以盛醢醢也高一尺受三斗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腹下漸殺六寸

登

周禮器圖詩云于豆于登形象與豆同畫飾異耳

瓦旒

禮記圖祭天用瓦旒

畢

禮記器用制云郊特牲宗人執畢先入主人舉肉之時舉畢助主人舉肉也

於

禮記器用圖云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以陳饌

禁

禮記圖禮器大夫士於禁

篚

以竹為之見掌客

柶

按周禮掌客器圖云體有柶用角為之銅有柶用木為之柶長一尺攬

陣三寸

匱

按禮記器用圖云匱者盥手澆水之器以羨魁柄中有道可以沃盥洗水也又公食大夫云小臣具盤匱注云君尊不就洗故設盤匱匱受一斗流長三寸漆赤中口徑八寸深四寸五分底徑六寸微殺流口徑一寸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皆畫赤雲氣

洗

按周禮祭器圖洗形如壘

洗壘

周禮圖洗壘受一斛

盥盤

盥謂用匱沃盥洗手也盤謂承盥洗者承水之器也故謂之盥盤口徑二尺二寸底徑八寸深二寸受二斗足高二寸下徑一尺漆赤中

几杖

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惟几杖所以養其身體也。前文帝替吳王謝病不朝賜以几杖。孔光辭位太后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入省中用杖。光武即位詔求卓茂為太傅賜几杖。唐開元二年宴京師待老于舍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鳩杖。

几席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詩行。牖間南嚮敷重薦席黼純華王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盡純彫王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書顧。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禮春。越席几筵所以養體也荀几。几席所以養體也史禮。

几

成王被冕服憑玉几書顧。或授之几詩行。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

几禮天
官

杖

佛者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作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散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軍旅授有爵者共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者禮杖官。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記王。

席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說文曰筵竹席也。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几大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韓子曰夏禹為茵蔣席。漢書文帝莞蒲為席。大魏諸州記曰鉅鹿賈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雲母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須席赤皮席花席經席。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藉指。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緝席六采綺席祭嶽曰菅席。

屏風

釋名曰屏風障風也表在後所依倚也。禮記曰天子當表而立鄭注。

又曰天子負依南鄉而立屏風於戶牖之間。禮記曰天子之廟飾也。堂位。漢文帝紀謂屏為吳魯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上。唐魏證十漸疏奏帝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太宗曰永惟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與對之得才否。伏輒書之以擬廢置。憲宗使群臣李絳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

皇邸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檀案張皇邸官天。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張檀案以檀為案於帳中以皇羽覆上邸後板也。染羽象鳳凰羽色為之。上。注。謂以板為屏風又以鳳凰羽飾之此謂王坐所置者也。疏上。案禹貢羽畎夏翟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為之覆於板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人衣此不在寢廟無屋故不得云人衣故別名皇邸上。受暨皇邸廻蹕惟宮禮書禮樂志

黼衣

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衣禮書。斧謂之斧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為質依制如屏風。上。文。負之言背也。斧衣為斧文屏風於戶牖間。上。文。

帷幕

掌舍為帷宮幕人掌帷幕帟綬之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上。文。釋名云帷圍也。以自彰圍也。幕幕絡也在表之稱也。廣雅云帷幕帳也。歸藏曰昔女媧益張雲幕而放古神明。漢書曰秦起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也。記曰漢孝文帝所幸慎夫人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王忱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壞則補納。儀禮曰國君與卿圖事管人布幕於寢門外。

簾

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為廉耻也。廣雅云愧悛上必玄反下音澹。慊也。揚雄方言曰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箔或謂之翹自關而西謂之箔。

南楚謂之蓬箔。說文曰曲受物之形

方諸

司烜氏掌以鑿取明水於月禮秋。鑿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文上

注。詩云我心匪鑿。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官冬。築氏執下齊同。

太官令掌凡祭之日。與卿諸厨省牲。鑿取明水於陰。鑿取明火於陽。燧

舊唐職官制

鏡

廣雅曰鑿謂之鏡。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淮南子曰人舉其疵

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文子曰夫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晉東宮

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並衣紐

自副。漆奩盛蓋。銀華金薄鏡。三銀龍頭受福蓮花鈕。銀自副。

盤杆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記大。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

上文。盤銘刻戒於盤也。上文

韋弦

疏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聖賢引以自正。魏志。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文選

。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

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夷雅無待此成。上文

舟

淮南子曰古見欵木浮而知為舟。周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呂氏春秋曰虞姁音舟。物理論曰化狐作

舟。楊雄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舟為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廣雅曰

吳曰編音舟。李慶通俗曰晉曰舩音舟。埤蒼曰海中舩曰舩音舟。舩下

。說文曰江中舟曰舩音舟。釋名曰上下重複曰舩音舟。舩失如舩音舟。狹

而長曰舩音舟。二百斛曰舩音舟。三百斛曰舩音舟。西京雜記曰太液池

有鳴鶴舟。容與舟。清廣舟。採菱舟。越女舟。

罔罟

包犧氏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易繫辭。獸人掌罟田獸

時田則守畧及弊田今禽住于虞中禮天。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罔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罔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史記

欽器

孔子觀於魯威公之廟有欽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
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欽中則正滿則覆明君
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
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
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勇力振世守
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之道也。周朝欽器至漢東
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形遂絕杜預創意成而上之

宋朝欽器

太宗時翰林學士蘇易簡內直嘗以水試欽器小黃門宣事密奏上曰
卿所玩非欽器耶易簡曰然此江南徐龜所作取至便坐親較試之再

三賞歎。仁宗皇祐四年二月戊辰御適英閣內出欽器一陳御前喻
丁度曰朕思古欽器之法試令玉人制之以示卿等帝令以水注之中
則正滿則覆率為家語荀卿淮南之說法度精妙帝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聖人有持滿戒謹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下度等對曰臣等亦願
以中正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此器真宗制欽器論以先儒之說云
四月戊寅御適英閣帝作欽器後論述一篇以申存亡虧成之鑒事與
文藝部頗具

稟

稟人掌九穀之數注藏米。倉人掌粟入之藏同。季春命有司發倉
稟賜貧窮。季秋藏幣籍於神倉同上

群書考索卷四十五

前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器門

鼎類

牛鼎

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口徑底徑及深俱一尺五寸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此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

羊鼎

羊鼎受五斗大夫亦以銅為之無飾今謂大夫祭用少牢故無牛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

豕鼎

豕鼎受三升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強士以鐵為之無飾今謂士祭用特牲故無羊鼎案聘禮云牢鼎九設于西階前九鼎者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同鼎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設局幕今惟牛羊豕三鼎各自象其形自魚腊已下並無其制以其物之細雜無所象故也

鼎幕

按禮記器用圖云案者若東若編凡鼎案蓋以茅為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

伏羲鼎

昔泰帝伏羲作神鼎

黃帝鼎

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列子問道篇。史記云黃帝封禪獲寶鼎迎日推

策本紀

禹九鼎

左傳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黃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十七年八百天所命也。晉賜子產方鼎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因子產為聘而問之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晉其未祀之乎韓宣子祀夏郊而晉侯疾有問賜子產筮之二方鼎筮所貢也

正考父鼎

昭七年孟僖子云孔立聖人之後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父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僂

漢汾陰寶鼎

漢武元鼎元年夏六月汾陰巫錦錦巫名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栝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欵識怪之言吏更告河東太

守勝勝以聞天子使駿問巫得鼎無奸詐廼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之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尊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廼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穰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牧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飭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天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商商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廼淪伏而不見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藏於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乃改元為元鼎

后土祠旁寶鼎

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作寶鼎之歌

漢美陽鼎

宣帝時美陽得鼎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刻而上議今鼎出於郊東并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珣邑賜爾旂鸞黼黻珣弋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宗廟也不宜薦見宗廟上曰京兆議是

漢王雒山寶鼎

東漢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

南單于遺寶憲古鼎

南單于遺寶憲古鼎容五升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固憲乃上之時寶憲正登燕然功也。鼎之器於象為備鼎之齊於金為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鼎以覆之有鉉以舉之詩稱鼎及彝爾雅曰鼎絕大者謂之鼎圜弁上者謂之彝附耳外謂之鉉欵是謂之鬲土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

體之大小侈儉之別而用有羊牛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魯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鼎鼎特王有之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爇者也鉶爇所以具五味者也自爇言之曰鉶自器言之曰鉶鼎也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度羞曰羞鼎其實一也

陳禮書

總論

或曰膳夫三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亦十二聘禮殮饗之鼎又復不同蓋聘禮掌客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王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蓋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舉以公食者衆故也周禮天子籩豆各六十而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公八下大夫六此豆數不同也禮器用數也嘗客陳數也春秋時鄭享楚子加籩豆六品晉享季孫宿有加籩蓋古者籩豆有加者皆所以優尊也掌客設殮公侯伯子男籩同十二公籩十侯伯籩八子男

籩六公食上大夫之籩八聘禮諸侯使卿相問之禮堂上之籩十二加豆六設殮之籩十有四加豆四數皆多於君此籩籩之數既已不同而又詩天子之禮尺陳饋八籩乃何耶禮書曰掌客公食上大夫之籩有所陳者存焉天子八籩則其所食者也醯人醯人王舉則皆供六十甕其掌客設甕餼之時上公之禮醯醢亦百二十甕得與王同何哉說者曰周惟二王之後及魯為上公耳天子所以尊周公與二王後也其餘則侯伯而已聘禮致甕餼於賓乃子男之卿也其醯醢百甕未百苜而掌客侯伯甕苜伯子之甕饗苜八十耳此卿大夫之禮乃得過其君又何哉正義曰掌客君禮也上下為差此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以相兼也以是言之天子待諸侯五等之序不可易也聘禮則鄰國通好之禮不可以常法拘盡其情而已宗廟之制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以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也於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異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

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小大之制今世之禮坐於床而食於席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使三代聖人生於今日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

寶璽類

周禮

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燬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傳曰季武子取辨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璽扛皆璽印也

秦璽

秦以印稱璽以王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之信璽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虎劔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鞞佩既廢乃以米組運結於懸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

漢

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之信璽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他紐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龜紐文曰印。漢高帝入關得始皇白玉璽佩之曰傳國璽與斬蛇劔俱為乘輿之寶

後周

漢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

唐

符寶即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得傳國璽方圍四寸上有鈕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唐八璽

唐志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

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即進神璽受命璽于御座行幸則合八璽五舉函封從於黃鉞之內初太宗刻受命元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

唐承天大寶

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復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天寶初改璽書為寶書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唐八寶

天子之寶八一日神璽二日受命寶三日皇帝行寶四日皇帝之寶五日皇帝信璽六日天子行寶七日天子之寶八日天子之信寶

宋朝寶璽

舊制乘輿六璽唐改為寶唐未喪亂或亡失周廣順中始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皇帝神寶太祖受命傳其二寶至太宗又製承天受命之寶用王篆文每朝會陳于御座前大禮即列於儀仗中真宗即位

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詔可祥符元年五月五日因封禪詳定所言置天下同文之寶用於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青詞帝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寶理亦非便故改用乾符之寶既成於天禧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召輔臣於滋福殿觀之仁宗慶曆八年以天禧昭受乾符之寶經大內火焚毀於是詔令刻皇帝欽崇國祀之寶而陳執中書之皇祐五年帝謂輔臣曰奉宸軍有良玉廣尺而厚半之蓋希代之珍也不欲以為服玩且天子八璽其一曰神璽遂令參知政事梁適撰名作鎮國神寶宰臣龐籍篆文參知政事劉沆書牌而刻之

印綬類

周制

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玦而緼組綬玉鎮圭長尺有一寸夫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縱籍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宣圭九寸侯執

考索月卷四十六
信王伯執躬圭皆七寸縹皆三米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圭縹皆二米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凡王天子用金上公用龍侯用璚伯用將漢官儀曰

綬者有所承受之也所以別尊卑彰育德呂忱字林曰綬紱也董巴輿服志曰

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襪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襪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

漢制

諸侯百官綬印凡分五等諸侯王金璽蓋綬丞相太尉金印紫綬比千石以上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銅印黑綬比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亦有無印綬者此有別也朱博之刺冀州也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然則黃綬蓋縣丞尉之屬而黑綬則長吏二千石是已凡除官受印綬而佩之遷官上印綬而易之廉官累印綬而服之免官解印綬而歸之

張奐自謂前後仕進十要銀文十要者一官一佩之云爾此亦漢印綬而要之也元帝策蕭望之曰今使光祿憚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策望之雖左遷然以是知遷官必上故印矣此遷官者上印綬而易之也武帝謂楊僕懷金黃垂三組夸鄉里蓋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又為封將梁侯故言三組此廉官者累印綬而服之也石慶為丞相封侯乞骸骨則請歸丞相侯印此免官者解印綬而歸之也

符節類

節

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

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旗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
析竹為符節全竹為官節小行人有官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
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
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
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持以旌節行之也小行
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
而已典瑞珍圭以證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琰圭以除匿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
珍圭牙璋琬圭琰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
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比琰
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耳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
之時朱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夫司馬牛致其邑與圭而
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者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
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前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

長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氏之杖節則非以寸計
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國唐符璽節凡國有
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與
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陳禮書

漢銅虎符竹使符

孝文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竹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
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
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蘇武漢節

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盡歸漢使武帝嘉其義廼遣蘇武以中節
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事覺併欲
降蘇武不肯屈徙武北海無人使牧羝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
落

唐大將旌節

唐制大將出賜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虎一
首纏緋播紫纒為袋油囊為表節畫未盤三相志數寸偶垂赤麻餘
與旌同

唐銅魚符銀莧符

高祖初為唐王二年四月辛巳傳竹使符班銀莧符武德元年九月癸
丑改銀莧符為銅魚符

唐交魚符

唐制呂段門交魚唐符巡魚符左廂給開門符閉門符亦左符進內
符監門掌之

唐傳信符

以給郵驛

唐雙龍符麟符

唐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兩京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十

右十九

唐青龍符朱雀符騶虎符元武符

唐制東西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西方諸州給騶虎符北
方諸州給元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

唐木契符

木契符者以重鎮守謹出納畿內王畿外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
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馬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
左契給之晝夜勘合然後鳴鼓元武門苑內諸門有喚人木契左以進
內右以授監門有勅召者用之

唐王契

唐制皇太子以王契召勸舍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
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
姓名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

英蕩

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書禹竹闋節曰蕩上文。掌節

之禮地。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蕩蕩畫函上文。符節令

注周禮節有虎節龍節皆金也于寶注曰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周禮

又曰以英蕩輔之于寶曰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

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百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後百

刀劍類

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禮冬。子路戎服見於孔

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家好。周穆王征西戎西

戎獻錕錡之劍列湯。大冶鍊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鏃鉞大冶必以

為不祥之金宗師。威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曾闔閭干

將莫耶鉅闕辟閭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節性。秦

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范唯。肅宗賜諸尚書劍自手書

其名曰韓校楚龍淵邵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為之說以校

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雅故得漢文寵質朴善不見外故得

椎成後陳。雷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張華

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補煥為豐城令煥掘獄基得雙劍並刻

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劍與華留一自佩晉張。越王允常

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

魚腸五曰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鉅闕魚腸示之燭皆曰非

寶劍也取純鈞示之燭矍然望之曰光乎如蚤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

生於湘觀其文如列星之芒觀其芒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冰將釋

見日之光此純鈞也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吳越。闔閭便干將造劍

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耶垌。楚王召風胡子面問之曰聞吳有干將

越有歐冶子願請此二人為鐵劍可乎風胡子見歐冶子干將使之為

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越絕。釋名曰刃檢也所以

防檢非常也按管子曰昔者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面制之以為

劍鎡此劍之始也周官祝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兩從半之

考索前卷四十六
劍者而面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劍夾人之中有莖設其後

重七銜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銜謂之下制下士服

之其後楚有龍泉秦有太阿工市是有干將鏌耶魯鑊越有純鈞湛盧

豪曹魚腸巨闕諸劍漢有高祖斬蛇劍魏有文帝飛景流彩華鋒三

劍見典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劍見崔豹古今注皆陸斷馬牛

水擊鴻鴈當敵則斬於甲盾戰國策曰韓卒之劍皆出於真山棠莖墨

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

帶劍見賈禮之所興也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

儲君制不納為則知劍履上殿久矣漢儀諸臣帶劍至殿皆解劍晉世

始代之以木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見周禮與凡

劍口謂之鐔見呂靜鼻謂之琕鞘謂之室見方輅謂之衣

博物

子產如晉問疾叔向問實沈臺駘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

神也晉侯聞之以為博物君子。魯僖公時介葛瀟來朝聞牛鳥曰是

生二犧皆用之矣。襄公時晉絳縣老人不知紀年云主之歲正月甲

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吏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時

乃臣之歲也七十有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

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昭五年晉叔向如楚王

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辱其禮其後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

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子革曰臣問祈招之詩而左史

倚相不知若問遠焉能知之穆王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能誦其詩出左傳魯季威

子穿并獲如土缶其中有羊使問於孔子子曰羊也木石之怪夔罔蝮

火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羗羊也。吳伐越隨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

吳子使聘魯問孔子子曰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

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孔子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

貫之石磬其長有咫惠公使人問孔子子曰此肅謹氏之矢昔武王通
道九夷八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謹氏貢楛矢石磬古者分異姓
以遠方職貢故分陳以肅謹氏矢焉。**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
赤如日王問臣莫之識使人於魯問孔子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
吉祥也。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而獲一角獸焉叔孫以為不
祥棄之子觀之曰麟也曷為采哉取之。**魯**定公問顏回曰子聞東野
里之善御乎曰其馬必佚以政知之舜巧於使民不窮民力造父巧於
使馬不窮馬力今東野之御馬力窮矣必佚。**漢**成帝時捷為郡於
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說興辟雍志。**晉**荀勗造鍾
律武帝以其與周漢器舍故施用之阮咸病其聲高後掘地得古銅尺
歲久欲腐不知出何代果長勉尺四分時人服之時有人於嵩高山下
得竹簡一杖上兩行科斗書莫有知者張華以問東晉哲哲曰此漢明帝
陵中策文也檢之果然。當時天下奇秘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
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

戶華應對如流時人比之子產。華又撰博物志十卷采錄雜說異聞
名類不一而足。**魏**崔浩博覽經史無不該盡帝將討河西王李
順以其地無水草軍難久停浩曰漢地理志稱涼州之蓄為天下饒若
無水草何以蓄牧後果如浩言。**宋**時雍州有盜發古塚者相傳是
楚王塚獲玉履玉屏風竹策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以
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也。**張**永嘗開玄武湖適古
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訪朝士承天曰此新室斗也于時三公亡皆賜
之一在冢外一在內三公在江左者惟鄴耶為大司徒俄而起冢內有
石銘果然。**隋**蘇威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文中子曰古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唐時有僧言得佛齒所擊全無堅
物傳奕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堅物莫能傷於羚羊角能破之出角叩
之即碎調露中李嗣真為太常缺黃鍾鑄不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
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車鐸聲甚厲曰宮聲也歸以振於空地若有應
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唐**書唐揚州耕泮陽復古鍾高尺餘和
之曰此姑洗角也驗其刻果然本傳。**宋**朝

長安於壞冢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十六字人莫曉命勾中正辨
其篆曰此鳥跡文也又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都鄴鎬平王東遷以岐
鄴之地賜秦哀公篆曰岐陽錫公必秦哀之墓也後得折碑果然。歐
陽公集古錄序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
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
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
喜之物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予性嗜古故上自周穆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
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
皆有以為集古錄。總論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張蒼徐岱皆號無所不
通徐廣杜夷皆號為畢究百家裴秀賀循柳公權李百藥張巡之輩用
不研究而當世又以骨那律為九經庫商踐獸為五總龜此則博學以
通古今者也杜延年備於事蔡邕識於漢儀李太師知南北之舊事將
文明前代之公筆王彥威淹識古今前晉卿練達事宜其通典故有如

此者張敞以古文按羨陽之鼎賈逵以傳物為神雀之頌杜預裴頡有
武庫之繞于寶有鬼董狐之稱荀公識味於勞薪京哲解疑於曲水褚
遂良飛雉之對盧若虛斃鼠之辯其多聞有如此者張安世記亡書三
篋應奉對四空數千王任覽梁溥不失尺寸虞世南按寫列女於屏風
王充荀悅李邕之徒皆一覽而能記此則不待學力而能議犧尊之形
辨阮咸之器識琅琊之稻悟絢絡之灰此則以學而後知者也辨駟牙
如東方曼倩明漢鼎如吾丘壽王武平一以經折崔佑甫柳子厚以天
說屈劉禹錫以至亭羽陵科斗之書歌岐陽石鼓之釋杜征南韓吏部
輩類能備道其事未央鍾不擊自鳴東方朔能知其應三豕渡河子夏
能知其非周樂及舞季子能言其義太史公稱延陵季子為博物君子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前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主簿薛寶校正

樂門

樂

樂之來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黃帝有景鍾而樂已具矣呂氏春秋

曰葛天氏八闕三人捲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元鳥三曰遂

草木四曰奮五曰欽天常六曰達天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八物

之極此葛天氏之八闕也管子曰黃帝作五鍾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

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鍾其白也此黃帝之五鍾也通典帝系譜曰伏

義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

大淵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削而又有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至於禹之時以五音聽治垂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

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今鬻子淮南諸書皆具載此至於設筮待賢與失楊旌取士對而言之猶見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時大司樂有六代之樂而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鍾師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鼙夏樂師有六舞曰佾舞羽舞皇舞旄舞人舞干舞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旨聲以節聲樂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此四金也漢宗廟則有嘉至樂永至樂休成樂承安樂蓋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則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則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之采蘋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之既享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成安之樂美禮之已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

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沿舊事焉至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曰練時日曰帝臨曰青陽曰朱明曰西颢曰元冥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馬曰天門曰景星曰齊房曰右星曰華燁燁曰五神曰朝隴首曰象載瑜曰赤蛟者是也漢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寬更名曰安世樂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華奕旌翠旌有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曰我定歷數曰王侯秉德曰桂華曰美方之類是也夫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叔孫通因秦制而為享祀之樂欲放古采蘋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隸習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為歌詩非有和順積於

中者而郊祀用之恐我將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是也蓋自
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
付之闈閤鄭聲洋溢於朝廷而王侯貴戚類以女樂相尚安望其移風
易俗哉故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雖是幾安而股肱
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成王作頌推已懲文悲彼家難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
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
以謙退為禮以損感為樂樂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延年次序
其聲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
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六乙甘泉使僮男僮
女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顛冬歌元冥又嘗得神馬於渥洼
水中復次以為大乙之歌後代大宛得千里之馬馬名滿稍次作以為
歌汲黯進諫曰今得馬詩以為歌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前漢禮樂
志曰是時河間獻王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今

漢郊廟詩歌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廷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
聲施於朝廷至成帝時平當議雅樂復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罷樂府
官然百姓浸漬日久不制雅樂以相變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祖配
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皞玄冥雲翹育命之舞明帝永平用曹元圖識之
言改大樂為太子樂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為
文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用焉二曰雅
頌樂辟雍御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焉四曰短簫鏡
歌樂軍中用焉章帝籍田班固奏藉田歌帝又親著詩歌四章列在食
舉及制靈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後絕無金石
之樂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卽杜夔始復先代古樂而柴玉左延年
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粲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魏明帝改漢太子樂曰大鈞而繆襲改漢簫鏡歌十二曲而更為之辭
晉武帝時荀勗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作新律元帝南渡時無雅樂至
孝武破符堅獲其樂工場勗等開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至宋之樂則

以永而為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為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屬皆梁
樂也陳之樂則以韶而為名懋韶通韶縈韶穆韶之類皆陳樂也隋之
樂則以夏而為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類皆隋樂也唐興即用隋
樂武德時詔祖孝孫定樂始制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數號唐雅樂張
文收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叶其聲音而五璽鍾皆用於是用十二鍾○
開元中又增三和樂共為十五和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
和舒和休和昭和成和以至於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禮
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
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
功舞上元舞雜用於燕樂而燕樂又有十部初高祖仍隋制設九部樂
曰燕樂伎清商伎西涼伎天竺伎高麗伎龜茲伎安國伎流勒伎康國
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樂自是遂有十部樂其他諸曲雖非純雅尚不
至於淫放元宗有散樂人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
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

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盜起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
以荒湮獨其餘聲遺曲聞者為之感動蓋其事適足以為戒不可考法
也宋初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
故有和峴所定之樂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國朝天樂二典樂章皆太
宗聖製真宗時樂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仁宗聖祐肇創雅樂
名以大安帝親御宸殿閱焉律度契乾坤之正聲氣協陰陽之純小音
紆徐大音微越匪霆匪雷天籟自鳴百度秩八風從冕旒虛已以當宁
俊又儼容而布列如觀周舞而見分綴憲左之有容也如麩舜廷而見
堂下之奏異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樂下王朴樂
三律及皇祐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鎮司馬光皆預焉元豐三年神宗詔
鎮與劉凡定樂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哲宗即位
范鎮造樂獻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觀樂實元祐三年也

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為黃鍾丑

為大呂寅為大族卯為夾鍾辰為姑洗巳為中呂午為蕤賓未為林鍾
申為夷則酉為商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鍾陽管有六為律者黃鍾大族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為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有六為呂者謂
大呂應鍾商呂林鍾中呂夾鍾此六者為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
聲故為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為樂故有十二番之
樂焉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以五聲播以八音凡
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漢書曰黃帝使倫伶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筒吹以準鳳鳴而定律
呂之音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凰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
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
音相生或上或下取足五聲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周景王鑄無射
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
二漢文帝令張蒼定律曆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數房受學於焦

延壽亦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
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生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
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
之變於六十四也杜祐通典曰古之神聲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
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乘為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之數也管
點多者則下生管數少者則上生相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上生者
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
小大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
宮商之術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故
杜佑所載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蕤賓上生大呂之法也宋白續通
典云前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終中呂皆陽下生陰
陰上生陽而京房等遂從蕤賓又重上生大呂季夷則上生夾鍾無射
上生中呂孟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緣大呂
之管三分益一以為生於是大呂之管增而為長所以自大呂以下相

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按晉書律曆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
重上主以候之用也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且梁武帝作鍾律論前代
得失其畧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魏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至魏賓以
次乃云下生若從班義則夾鍾中呂其律過從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長
養其氣舒護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此說得之矣故禮記曰魏
賓之月陰已生而陽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呂鄭康成註大師曰魏賓又
上生大呂蓋用此說也然杜佑通典言十二鍾為十二律之正聲又有
十二子律為十二子聲其子聲半正聲之法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
均其子聲具四寸有半先儒又有云如中呂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
得管之寸數半之為子聲之鍾故有正聲與有十二子聲通為二十四
鍾迭為五聲合之而為六十律也抑又聞之樂有所本中聲者樂之本
也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揚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
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者信樂之本也黃鍾以
一生三以二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

生也揚雄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
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
矣夫欲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
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而求之也雖然樂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
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左司馬遷黃鍾之律
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蔡邕鄭元杜夔荀
勉等所論盡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為定荀勉當武帝泰始中
校大樂八音不和知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令劉恭依周禮以
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漢豕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間同于時郡
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故前漢律
歷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量衡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
重者不失黍絛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度
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量者勺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勺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

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而皆以黍而度之歐公作唐禮樂志亦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為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合勺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而為表裏使得律可以制度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唐志

律

通典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至日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變宮變徵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

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無所變也故君總萬務不可以執於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北齊蘇夔駁鄭譚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推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譚荅曰固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云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四時之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缺冬夏之聲四時不備是以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譚然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

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侯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
鷄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
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遊遨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
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
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叶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
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
為非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謂天地之
正氣合以生風天地之氣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謂是歟

奉天

古之聖人天命之勅謹於幾時基命宥密夙夜以之辨其叙事以會天
位必見於馮相氏之職五物之辨以詔救政又見於保章氏之官故詩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蓋太平無事之時尤兢兢自保之日也漢之武帝挾英雄之資乃悵悵
然求於天人之際其策董生也則以何修何飾而甘露降百穀登其策

公孫也則以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帝之心自以為禱祠之事足以為格
天之實祥瑞之符足以驗天休之至及觀仲舒之對首以天人之際甚
可畏者以警帝心而公孫洪亦以天地之和應者在於心形氣之和使
帝不加厭薄則漢之為治殆有可觀者奈何帝不之聽是以芝房寶鼎
之歌天馬長星之瑞史不絕書而虛耗之弊自若唐太宗初年水旱蝗
螟之變相尋而至於太宗所以自警者惟曰上畏皇天之監臨至祥瑞
之來則以為不若家給人足之為美其後正觀之治庶幾成康必有召
之者矣至於明皇初年銳意於治而輔相之臣不知古人敬天之說日
食曆差而以西虧班賀太室自壞於行朝而以材朽飾其謫此說一開
則悖禮傷道無所不至異時狃於治平忘於謹告而宴安之醜毒已伏
於漁陽之盜奉天之禍何酷哉德宗雖粗知天數之不可違而昧於上
下因成之故奉天之事一切委之於天命其告陸贄則又非人事之言
其語李泌復以天命為辨卿非陸贄罪已之詔李泌造命不言命之說
有以深警帝心而窳回天意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古人敬天未嘗以

作輟為心天意之我顧吾固不敢以自幸天心之或矣吾亦不敢以自
怠苟惟畏災而為之憂懼微福而為之修飾是尚得為畏天哉恭聞真
宗之論災異而有先其在已後其在天之論仁宗皇帝嘗與王洙講論
五行五事休證之由曰人主當謹於未形俟天譴告然後戒之非敬天
之道也呂公著進疏於哲宗首以畏天為說孝宗書敬天圖置之坐右

祖宗附古

典謨之書首及稽古高宗中興監于成憲文王之謨啓佑于後人而下
武之詩於是而美武王之繼文武王之烈啓佑于後人而假樂之詩於
是而美成王之德率由舊章是亦可以見其率乃祖攸行矣漢之高帝
規模宏遠而文帝繼之故梅福以孝文循高祖之法稱之今觀用申屠
嘉之舊臣而不改高祖用人之意從釋之平恕之論而不改高祖寬仁
之風寧屈賈生之才而不敢以啓紛爭之論也宜自貽多缺之愧而不
敢以變其休養安靖之意也光武中興務為併省簡約之制而顯宗繼
之故史臣有遵奉建武制度之言稱之今觀其講經大學即投戈論道

之意也均待陰郭即保全功臣之意也容鍾離意之直諫則與谿達大
度之風何以異尊禮元榮其與尊用卓茂者何以異唐元宗尊尚經術
復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制亦既善矣然唐之制度往往多壞於開
元憲宗謂度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亦既美矣然淮西既平之後志意驕
逸竟不能自保其終有讀太宗政要而既然興慕者支宗也而不能無
威廢不振之弊有讀太宗金鑑錄而舉其要者宣宗也而不能去察察
之明是又徒有法祖宗之言而未知所以法祖宗之道欲法祖宗者當
以我朝仁宗為法昔慶曆中邇英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日遵
祖宗之訓二曰奉真宗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四十
二年太平之事實由於此方其初年從李淑之請而作三朝寶訓之書
則固已有意祖宗之治及邇英進讀則又以真宗正說先之其後御紫
宸而詔三館近臣以觀三朝訓鑒之圖則一言一動未嘗不以祖宗為
心昔元祐中范祖禹作唐鑑一書至於終也則曰今當何法不在祖宗
乎其作帝學一書於仁宗之卷末則曰願陛下法仁祖而已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前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前集

